

迟来的友谊

文 / 阿光

在年轻人纷纷患上“社交恐惧症”的时候，我经常为老年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所震惊。我曾在公园里亲眼见证两位老年人交上朋友的过程：其中一位请另一位帮忙拍照，提供帮助的一方慷慨相助、竭尽所能，被拍照的一方则毫不扭捏，大方摆出各种姿势，最后两人愉快地自我介绍，交流年龄、住址和退休前的工作情况，并交换了微信，一段友谊自此开启。我还经常在路上无意听到老年人之间的对话，他们交流家中的生老病死、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细节，抛出非常具体的经济数字，还一同安排未来几天的行程。我很惭愧地想，我已经很久没

和朋友进行过如此慷慨而亲密的交流了。

这样的交往，似乎又以女性之间居多，可能与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暇于友谊有关。对很多女性来说，友谊和婚姻、育儿不但相互争夺时间和精力，还争夺自主权。很多女性在结婚之后慢慢退出朋友圈，即便在和朋友交流的时候，话题也大多离不开家庭生活，好像这样就能减轻从妻身母职中抽身出来的愧疚。反倒是在子女成年后，很多人获得了机会逐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。

美国作家伊丽莎白·斯特劳特写过一系列小说，主人公是一个叫奥丽芙·基特里奇的老太太，从很多方面看，她都不太讨喜，任性、脾气古怪，不喜欢跟人交往，总是毫不留情地撕破人际交往中温情脉脉的面纱。小说最后一章写到她八十多岁生病不得不住进养老院，作者把这一章命名为“友谊”。在养老院，这个堪称人生最后一个新环境的地方，奥丽芙照样看不上很多人，照样放不下她的地域偏见和阶层偏见，但她也不由自主

地开始试探，姿态生硬地发出交友的信号。最后，她和隔壁房间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交上了朋友，两人聊自己的童年，聊一生中那些重大的伤痛，也聊生病带来的感受，还相约一起去沃尔玛买成人纸尿裤。有一天，奥丽芙问，为什么不聊聊你在洛杉矶搞电脑的那个孙子呢？对面的老妇人尴尬地说，因为我跟他不熟。

这样的回答听上去让人心酸，人走向生命的终点，与家人的纽带也渐渐变弱，但反过来看，这又不啻于一种解放，让人回归自身。在这种情境中结交的朋友，或许更能抚慰人生的孤独。

在老年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，有时候需要很激进的观念做支撑，但维系这种关系，却又不得不回归人性中最基本的爱、理解和责任。戴安娜·阿西尔是英国一位杰出的编辑，也是那个年代很罕见的女编辑，她一生未婚，直到六十多岁还在发展新的浪漫关系，但后来激情褪去，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承担起了照顾伴侣的重任，直至他去世。求医问药、照顾





病体，其中的劳动艰辛又琐碎，但她做起来没有畏惧，没有厌恶，“似乎疏离地看着自己做事，好像在工作，不需要刻意努力，像个职业护士一样”。但与此同时，她又非常震惊，因为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冷漠而自私的人，此生不可能承担这种类似妻子的角色，“我觉得吃惊，不是因为 I 做了多少，而是因为我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能做到”。对于这种“不由自主”，阿西尔的解释是，爱和责任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，它们类似于同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和果实，看起来差异很大，但同属一体，而且是共同成长起来的。友谊的动人之处在于，人的其他感情，比如爱情和亲情，到最后也呈现出友谊的面貌，回归到人的互帮互助、基本的友善和普遍的理解。

老年人的友谊当然不限于和自己的同龄人，很多人觉得，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，是老年人魅力的一种象征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是，人在年轻的时候、尤其是学生时代结交的朋友才能发展出一辈子的情谊。但日

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对这种说法很不屑，她说：“年轻时结交的朋友确实宝贵，毕竟她们见过青涩的你，了解你还是刺猬时的模样。但与饱经风霜的女性相识相知，才更能让我们的内心丰盈。”戴安娜·阿西尔的态度则更酷一些，她说，一个老年人如果无法在自己的生命里享受和年轻人相处，那他一定是脾气太坏，但她紧接着说，老年人自己应该把握好尺度，不可过度利用年轻人的友好，“我深信一个老年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，或者称自己是他的

的同龄人”。

岁月的鸿沟或者可以轻易跨越，或者不可消弭，但两位女性的话都透露出另一个信息，那就是老年人情感的价值并不需要去年轻人那里寻求证明。并不因为老年人告别了职场，或者体力衰退，或者远离了潮流，他们的情感就自降维度，或者只能采取不完美的形式，成为一种权宜之计。人永远都在寻求社会性的表达，找到一种理想的友谊，探索其中的亲密与拉扯、爱与伤害、破坏和建设，这是持续一生的任务。■